



城在青山绿水间
◎吴有涛

认女儿

◎丁小明

夕阳西斜，余晖透过阳台玻璃，懒洋洋地洒在有点冷清的客厅。自女儿出嫁以来，家里少了些许生气。李虎匆匆赶到家中，人没到，声音先到：“玉凤，快，晚饭烧好了没？我晚上还有个行动，要去加班哩！”

“吃个屁的晚饭！”老婆玉凤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李虎吃了一惊，见老婆玉凤杏眼圆睁，脸涨得通红，如同一头决斗的水牛。“哎呀，什么事惹我家夫人发那么大火呀？”

“如甸中学你是不是有个私生女？”

“私生女？”李虎哈哈大笑起来，把玉凤搞得云里雾里：“你还笑？”“哎呀，老婆大人，别发火，我给你老实交代吧……”

年初一早，李虎被一阵急促手机铃声叫醒：“老李，刚刚接了个上吊自杀的警，好像是你手上处理的一个事故的当事人。”电话是如甸派出所所长打来的。

“叫什么名字？”李虎问道。“方平。”“啊，是她！”李虎一愣。“要不你也过来看一下？局法医也在。”所长说道。

当李虎驾驶警车赶到现场时，一个小女孩正在死者旁抽泣着。当地村支部书记也到了，他详细介绍了这户人家的信息：死者方平，从贵州嫁到本地，居住有十几年了，丈夫前几年因病去世，现在死者亲属就只有这个小姑娘。李虎看着地上冰冷的尸体，开始后悔破这个交通肇事逃逸案了。一旁正在检验尸体的法医却道：“你们没看出来，她不是真心想寻死，哎……”众人惊愕！

案件发生在年前，方平骑二轮电动车到如甸镇上夜班，在路过一段没有路灯的道路时，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之后逃离了现

场。后李虎在如甸医院门诊室找到了肇事者方平，三十多岁，齐耳短发，身着一件花袄，灰蒙蒙的脸看起来与年龄有点不符，不知是天气冷还是害怕警察，竟然瑟瑟发抖。李虎凭着几十年追查逃逸事故的经验，一番攻心下，让方平一下子慌了，没多久就主动交代了事情经过。案件破获后，伤者家属很感激，可没想到方平没钱赔偿伤者治疗。更要命的是，没多久，伤者在医院因伤重不治而亡。

那天，李虎把方平叫到办公室：“方平，你撞的人在医院死了，关于赔偿问题，要做好准备，你还涉交通肇事逃逸，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李虎一脸无奈地对呆若木鸡的方平说道。

“队长，我一个外地人，前几年为丈夫看病把钱都花光了，拿不出那么多钱啊，我还要抚养上学的女儿，怎么办啊？”方平央求着痛哭起来。

看着失声痛哭的方平，李虎也只能沉默，他没法去安慰这个可怜的人。

方平几乎是恍惚着离开的，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李虎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想到，她会一时想不开，抛下唯一的女儿，寻了短见。

“死者想回心转意的，过程中的意外让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法医说，“据迹象分析，死者想下来的，但是不小心踢翻了凳子造成了悲剧。”听了法医的一席话，众人纷纷摇头叹息。

“妈妈、妈妈、妈妈，你睁开眼看看我呀，”小女孩痛不欲生，“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呀！”

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击碎了李虎的心。

第二天，李虎找到了小女孩所在如甸中学，动员学校组织募捐，班主任兼起了照顾重任，李虎和校方的爱

逐渐使小姑娘走出了恐慌与无助。因经常去学校关心，也不知是哪个“嚼舌头”的好事居然传成了绯闻。

“小女孩那么可怜，你做得很对。”沉吟了一会儿，老婆玉凤似乎若有所思道：“要不，我们就收留这个女孩吧，反正我也退休了，我们的女儿也出嫁了，我很合适照顾这个女孩。”

“真的，老婆你真有这个想法？”李虎惊喜道。

“嗯，就这么办！”玉凤咬了咬嘴唇，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李虎兴奋得一把抱起玉凤，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玉凤挣脱开了，笑骂道：“还老不正经。”

这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一大早，玉凤就上菜场买了好多食材并亲自下厨，边忙还边哼着流行歌曲。李虎则上学校将小女孩接到了家中。看着满桌的美味，中间放着一个大大的蛋糕，小女孩开心地笑了。玉凤把蜡烛插在蛋糕上，让小女孩许愿、吹蜡烛。

“姑娘，这儿就是你的新家，我们就是你的新爸爸妈妈，好吗？”玉凤柔声道。

“哎，妈妈！”小女孩脆生生地叫了一声。一股热泪从李虎眼中悄然流下。

就在这时，大门被推开了，一下子拥进来好多人。“好啊，李队，你怎么吃私食呀，把弟兄们忘啦！”走在前面的是同事老孙。“是啊，有好吃的也不告诉我们。”后面的人都附和着。

“哎哎哎，你们怎么不请自来啊。”李虎道。

“听说你收了个干女儿，我们来看看。”老孙道，“嫂子，您看，李队长可不地道呀，怎么能是他一个人的干女儿啊，这应该是我们中队大家的干女儿才对。”一屋子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笑声在屋内久久回荡……

我印象中的商业辅导员张牧

◎袁金泉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丰利区中心供销社做了三年文书，结识了很多人，遇到过很多事，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人已经淡忘，有些事已经模糊，但丰利区中心供销社农村集体商业总店辅导员张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脑中难以磨灭。

我电大毕业后，先在区中心供销社生产资料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商品会计，因写了几篇供销社为农服务的消息，在《江苏供销合作报》《南通日报》等媒体刊用，被社领导看中，调至中心社做文书。我的办公室正好与张牧的办公室相邻，门靠门。那时，张牧年龄大约五十岁，平时喜欢戴一顶淡黄色的鸭舌帽，穿一件浅米色的长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红黑相隔的条纹围巾，脚下正常穿一双黑色布鞋，文质彬彬的，一副知识分子模样。他原在丰利区渔委和区委当过秘书，对国内外新闻特别感兴趣，因此，每天早上上班后，他总会跑到我的办公室发布昨天收听到的新闻。“小袁，你知道吗？昨天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主席举行了中苏高级会晤”“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啦”“美国入侵巴拿马了”他谈论国内外大事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这无形中拓宽了我的视野，也丰富了我的知识，让我对新闻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刚做文书时，不懂的地方常常请教他。这时候，他非常开心，会点燃一支香烟，摘下看报纸的眼镜，慢条斯理地讲开来，说到兴奋处，会猛吸一口烟，然后把烟从鼻孔里悠悠排出。我也就在他惬意的吞云吐雾中，慢慢掌握了做文书的相关工作要点。比如，他总结的秘书工作三字经：稳（做事要沉稳）、准（领导意图要吃准）、忍（受委屈时要能忍耐），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以至于我在后来参加国家干部招考，通过笔试参加面试时，正好面试官问到这个问题，我对答如流，七位面试官眼里流露出的那种肯定的目光，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顺利过关，成了县级机关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候的区供销社，权力很大，管辖范围也广，不仅管城镇居民的生活、生产资料供应和农村农资专营

以及棉花、土畜产品收购等，还管理乡村集体商业，包括老百姓嘴中的“下伸店”“供销站”，真正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张牧的工作就是管理乡村集体商业的，因此，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看基层商店发来的工作简报和统计报表、制定工作计划。虽然叫辅导员，但他手中的权力却很大，比如，下伸店的货源分配、计划物资的安排都在他手中。那时，买一斤“洋油”（煤油）都是要凭票的。有人送他一外号——“张木匠”，说的是他只会像木匠一样画直线，工作不灵活，只讲原则，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谋一己之利。他工作起来十分认真，三天两头就要骑一辆半成新的自行车带队下乡检查工作或者到老街上的几个商业门店转转。然后回到办公室，他会眉飞色舞地跟我讲一通所见所闻。

一次，他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在一个代销商业门店前面，见到一青年男子正鬼鬼祟祟地向一名农妇比划着什么。做商业工作多年的他立刻警惕起来，便走上前去察看。原来，那个男青年正在向农妇兜售假银圆。他上去与那个男青年巧妙地周旋了几个回合，然后大喝一声：“你这个骗子，还想骗人，跟我走！”把这个从浙江流窜来的假币造假银圆的骗子扭送到派出所。据此，我写了一篇小通讯《老张火眼金睛抓骗子》，很快就在《南通日报》《江苏工人报》等报纸上发表，他哈哈一笑，自豪地说：“这些骗子还想在我这个老供销面前耍花样，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只能欺骗农村里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我们是做农村商业工作的，这种事，我们理应得管！”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一名供销人员成长为拥有高称的专业新闻记者，合作社也一路风雨，在变革中创新发展。张牧已经作古，我记录的只是他在合作社工作的点点滴滴，是凡人小事，但我相信合作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凡人小事构成的。

